



文学

报告文学

漳南渠赞歌

张国太

报告文学

漳南渠赞歌

张国太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漳南渠赞歌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井州路一号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 $\frac{5}{8}$ 字数：150千字

1977年11月第1版 1977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300册

书号：10088·576 定价：0.43元

漳 南 渠 赞 歌

（报告文学）

张 国 太

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目 录

一 上“路”	1
二 两个石匠	16
三 后勤主任	28
四 钢钎姑娘	44
五 老高的棉袄	58
六 槽头老人	65
七 石灰大叔	75
八 飞崖英雄	87
九 焦尚贤一家	110
十 “我是共产党员”	125
十一 源远流长	139

一 上“路”

一九六五年春天，黎城县上遥公社从农历正月廿下了四指雪，一直顶到谷雨以后，连住八十五天没落过一场透雨。土地严重干旱，一犁挖不着黄墒，除了担水点种，小苗根本出不了土。

河西大队村前的一大片沙滩地上，全民担水点种。大人挑着水桶茅罐，老婆们有的抱锅，有的端盆，小儿童在柳木棍上吊着两个瓢葫芦，大小人跑得上气接不着下气。

一个中上等个码，瘦身材，走路多少有点驼背的人，随着担水的人群走下河边，按次序踩上一块长条石上，去弯腰打水。一踩，条石有点活动，他又退回去，放下罐桶，把石头扶好打正。然后打起水来大步奔跑，追赶着已经拉开的距离，并一再招呼孩子们“千万小心”。他，就是上遥公社的党委书记高长春。

高长春，五十开外年纪，长形脸，头发花白。已经晒得褪了色的蓝布上衣，肩头上有一条明显的印子，四指宽，黑里透明——这是他的肩膀长期担担子压下的痕迹。旧蓝布裤腿上，有新溅的泥水，有吹干的泥巴，还有脱掉的泥印。已经打了后掌的两只鞋，从后边看，是黑灯蕊绒鞋面；从前边看，是厚厚的一层泥土。看架势，他担水已经很有些日

子了。

高长春把水挑到地里，大伙已经开始休息。他放下水罐，顺便把地里的几个石块拣起来，走到地边，用劲扔下河滩，站在地边迎风打凉。

三年以前，高长春是黎城县的副县长。一九六二年，他响应党委加强基层的号召，自己积极要求，县委批准，这才来到上遥公社，担任了党委书记。到任四年，三年大旱，连年担水点种。现在，他面对滔滔流去的河水，望着担水点种的人群，眉头上的皱纹越锁越紧，心情非常沉重。他把支部书记叫到身边，问道：

“今天是担水点种的第二十九天了吧？”

“实际是第三十一天。”支部书记回答，“你从大寨参观回来，我们已经担了两天。眼下还有八十亩玉米没下种。照这样男女老少、盆盆罐罐齐出动，估计再有七天，可以完成任务。”

高长春说：“我们一定要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，改造山河的精神，想办法把水抓上来，修不成大渠修小渠，一年修不成修几年！”

一听高书记说要抓水，社员们一窝蜂跑过来围住了他。老贫农雷中生挤到老高身边，把旱烟袋从嘴里拔出来，很激动地说：

“咱是守着漳河，旱死田禾。全大队人均三亩地，每年要吃国家八万斤供应粮，心里很不是个滋味。我常想：咱也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贫下中农，种的集体地，吃的国家粮，真是端起碗来咽不下饭呀……”说着眼里就流出泪来，上下

嘴唇儿直抖动。

基干民兵傅财旺见他说不下去了，就把话题接过来，说：

“高书记，这是咱贫下中农的心里话呀！俺们是想水想成命了，盼水盼下病了，象我这样的五尺大汉，真是一看见漳河白白流去，就感到脸红。你们领着咱修渠吧，大寨人能三战狼窝掌，咱就不能来他个儿提漳河水？那怕用上一辈子把水引来也好，总算为子孙后代造了福。”

贫下中农的话，象针一样刺到了高长春的心上。他暗暗想：贫下中农端起供应粮来咽不下饭，看到漳河水白白流去感到脸红。自己作为个公社领导，没有把粮食抓上来，心里是个啥滋味？为什么就没有贫下中农想的深？他深深感到，在贫下中农面前，自己比他们低半截，真是好贫下中农呀！

高长春向大家说：“同志们提得很好。毛主席最近号召农业学大寨。要学大寨，就得坚持毛主席的路线，就得有这么股劲头，抓住农业的命脉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。公社党委一定讨论大家的要求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抬起头看了看红得发火的太阳，又瞧了瞧干得冒烟的土地，接住说：“咱想到长远，还要立足当前，现在突击担水抢种，力争今年有个好收成。明年咱争取不吃供应粮，吃着自己的粮食修水渠！”

一说，大伙又投入了担水抢种的战斗。

高长春担着水罐正往河边走，见路边站着个大约十二、三岁的男孩子，手里捏着个摔破了的沙锅片，在“嗤 嗤 嗤 嗤”哭鼻子。老高一打问，原来他是南山上望儿峽大队人，家里没水坐锅吃不开饭，妈妈给他拴了两个小沙锅，让他跟

着大人，跑了十里地来漳河担水吃。现在摔了一跌，担不回水，又打了锅。

高长春把孩子领到河西供销社，给他买了锅，又绑在担子上。随即自己也借了一副大水桶，招呼着孩子，一块到漳河打上水，爬十里山路往望儿蛟送。

到了望儿蛟，老高先打听谁家最没有劳力担水吃。社员说，后沟有一家两辈寡妇，媳妇五十岁，最近在床上病着；老婆子七十二岁，走路离不了拐杖。老高又多跑了三里，把水送到了大娘家。

大娘一见有人送来了水，很感动。说：“谢天谢地，您是哪里来的好人？”

高长春一看床上的病人嘴唇已经干得起了皮，就说：“大娘，快先给病人烧点水喝。我是咱公社的干部。”

“真是托毛主席的福呀！毛主席教育的干部好，都知道关心群众。”大娘一边说着，一边用茶缸把水坐到火上。

“你们当领导的身忙，以后不要再送了。咱这缺水是个常事，一遇大旱，水比油还贵。你一个人能担几担？要能领导大伙把漳河水引来那该有多好呀！”

大娘说的是几句平常话，可是在高长春心里起着不平常的作用。他深深感到，自己没抓好农业，连个吃水问题也没解决，对不起贫下中农，很难过。他真想好好给大娘表白表白自己的决心，可是心里一激动，嘴上说不出来。他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，更反对说空话，总是先干后说，甚至干了也不说，常常给别人摆出样子看。因此，群众给他送过一句话，说他是“腿比嘴快”。最后，他还是安慰了大娘几

句，说：

“我们的工作没做到，对不起贫下中农，也对不起你一家。请大娘放心，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。”

两天以后，高长春回公社召开了党委会。党委委员陆续汇报了旱情和春播情况：长河大队，往返十五里担水点种，已经担了三十五天，还有五十亩未下种。按现在进度，不可能按时下种。大湾大队，五十户人家，往返三十里来漳河担水吃，每天需要五十个强壮劳力供水。地里劳力少，全部干地下种，如果再有十天不下雨，还需重种。公社各单位组织职工往榆树大队送水供应，每人每天供七斤。社员感到在大忙季节水量不足，但各单位再抽不出人来。

……

水，成了摆在公社党委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。

根据汇报情况和各个委员的意见，高长春作了总结发言。他首先对抗旱下种，解决社员吃水问题，作了具体安排。接着又从十年九旱的历史，讲到当前的旱象；从全公社粮食生产落后的形势，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修渠的心情，讲到对自己思想的触动，以及自己怎样产生了准备修渠的念头。最后，他请求党委讨论自己的建议：发动群众，准备修渠。

经过讨论，党委认识一致。都觉着根据自己背靠太行、面临漳河的地理条件，修渠抓水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，是发展粮食生产的根本关键，是农业学大寨的重要课题，是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，该抓！于是，作出了发动群众，准备修渠的决定。

消息一传开，广大贫下中农的心情，都象在干柴上扔了把火，一下就燃烧起来了，越烧越旺！大家着眼于准备修渠，立足于当年生产，把盼水的心劲用在手上，把抓水的决心下在地里，千方百计夺丰收。

经过一年艰苦奋斗，到了一九六五年冬，为修渠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。

全社十五个大队，春天担水点种，夏天担水保苗，头顶着严重干旱，硬在扁担底下多收了九万斤粮，夺得了好收成。

全社把所有的劳力都组织起来，刨药材，烧木炭，割荆条，编筐篓，广开生产门路，从多方面为修渠积累了一万五千块钱。同时，还准备了二百只抬筐，三百副箩头，四百条扁担，五百个抬石头木架，七千斤木炭和一万斤糠（造炸药用），户下还献出了三百二十把小铁锤。

高长春带着两个土技术员，访问老农，察看山形，沿河上下跑了无数次，先后开过三十多次座谈会，选择过四个引水口，最后拿出了漳南渠的渠线草图。

以三百五十个基干民兵为骨干，组织起了修渠专业队，在整装待发。大伙说：“咱这叫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从干活用的镢头箩头筐，到吃饭用的锅盆碗筷缸，样样齐全。单等公社一声令下，干就行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公社党委向上级打了开工修渠的请示报告，盖着党委的公章，立即送到了县里的主管部门。

请示报告送走了，左等右等批不下来，又写了第二次。

第二次送走了，也没批下来，又写了第三次。

第三次还没有批，高长春急了。先在电话上追了几回，不行；接着又亲自跑了几趟，也不行，根本过不了主管部门季局长那一道关。批不准的理由，是公社小，资金少，家底薄，怕开工以后国家没力量支援，自己又取不出钱来，上了马再下马，反而弄得劳民伤财。

按高长春的意思，县上批不准的消息，暂时不要跟群众讲，怕泼了凉水。但是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没过几天，就都知道了。群众一听不让修，想不通，一个劲到公社来找老高。

有一天，又有几个贫下中农找到了公社，跟高长春说：“高书记，这自力更生，是大寨的路，上边不让修，咱想不通。按贫下中农的意思，他要是再不批，你就上北京找毛主席告状去，贫下中农给你打盘缠。渠，咱是非修不行！”

高长春说：“咱用不着去告状。毛主席早就说过：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’。县里一时没批准，大伙不要急，什么事情都有个认识过程。我给咱再去好好讲一讲，他们总有一天，会支持的。”

正说着，公社主任马沁山从县里回来了，跑得满头大汗。他说，老季还是不让修，并且提出了怀疑，说公社的意见不一定都一致。要让所有党委委员，都在请示报告上给他签上名子盖上章，他要看一看。

高长春说：“这明明是一种刁难，但是咱不怕。为了革命，莫说是签名盖个章，就是画上等身图咱也敢。你叫委员

们来签名，我马上再到县里跑一趟，防止老季再变了卦。”

站在一旁的贫下中农，见党委委员签名，老高准备进城，心里满高兴。大家说：

“高书记，你到县里再问一问，如果他需要，咱贫下中农都签名也行！”

“不用。”高长春说，“大伙赶快回去作准备。路数，咱要走到；渠，是非修不行！如果他要再不批，咱自己批！我不相信照着大寨的脚印还能走出错来。”

群众一听，心里高兴，都在暗暗想：“好书记呀，有来头！”

高长春来到县里，直接走进了季局长的办公室。老季一见，很热情，说：“老高来了，快坐。还是为你们修水渠的事吧？”

“是。”高长春说，“这不是，委员们都签了名，我们的决心还是挺大的。请领导一定考虑我们的请求。”

老季把签了名的请示取过来，只晃了一眼，就放到了面前的文件堆上。好象他根本就不需要。他问老高：“群众的意见和领导完全一致吗？”

“绝大多数群众，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，都坚决要求修水渠。大伙说，自力更生的道路，在大寨能走得通，在上遥也一定能走得通。决心都很大。”接着，高长春又把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，走大寨人自力更生道路的决心，已经作了一年多的准备，以及修渠的有利条件，更详细地讲了一遍。他最后说：“我觉着，我们的修渠工程，符合小型为主，自办为主，当年受益为主的办水方针，应该批准修。”

“我不是不让修，是让以后再修。现在国家没力量支援，你们也不富裕，条件还不成熟。”

“我们的分歧，就在这一先一后上。我认为，在经过努力可能争取达到的条件下，抢先，体现了**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**的总路线精神；推后，就不对头。”

老季见高长春一个劲往纲上提，心里有点恼火；但没有发作，还是用和缓的口气，想说服对方：

“老高，你是工作了多年的老同志，应该懂得个天高地厚。这修水渠，跟吹‘糖人’不一样，光凭一口气不行。修渠要有充分的资金，足够的劳力，还要技术条件，这些你通通不足。你手里只有五千口人，一万五千块钱，就想修水渠，这简直是空想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，吃过多少盲目冒进的苦头？咱可千万不能好了疮疤就忘了疼呀。”

“不对。现在根本不是什么冒进；而是‘**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，我们前进，那是右倾机会主义。**’我建议，咱们一块到县委那里讲一讲，请县委作决定。”

“用不着。”老季好象觉得伤着自己的自尊心，很生气。“要是大事小事都往县委那里推，还要我这业务部门干什么！”

“可我这并不是小事呀！”

“正因为是大事，我才多次劝你不要轻举妄动。县里已有统一安排，你们的工程排不上队。我现在还有这个权利！”说罢，在那份签了名的请示报告上，批了几个字：

“存档备查，季。”

这几个字，好象是在往高长春的心上写的，他很难受，也很恼火！他一下从凳子上站起来，十分严肃地说：

“我相信你有这个权利。但是，权力是人民给的，应该为人民负责。你这样做，是错误的！”

“我有错误我检讨。但是，你敢动工你负责！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不听话的党委书记。”

“不利于党的路线，不符合群众利益的话，我什么时候也不能听。为了人民的利益，我敢负一辈子责！”说罢，高长春连头也没有扭，出来走了。

从老季家出来，高长春立即找到县委会，想给县委反映一下情况。但是，县委领导都下了乡，不在家。他心里想：“县委领导不在，党的政策在，贫下中农在。我回去依靠广大群众，照着党的路线办，天不会塌下来！”

在回公社的路上，高长春的脑里象一团麻，七股八道、前前后后来回想。他从眼前的斗争，想到了斗争的历史——

一九四七年，正当土地改革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人从上边传下个命令，让“搬石头”，要求“村村点火”，“户户冒烟”。当时，高长春已经入了党，是村上的副村长。他和穷哥们一合计，觉得不对头：放下地主富农不斗，掉转头来到自己的队伍里乱“搬”，不符合毛主席关于穷人闹翻身的指示。因此，顶住没“搬”。一九五三年，高长春在二区当区长，遵照毛主席“**组织起来**”的指示，在仁庄办了个初级农业社，头一年就大增产，社员满高兴。这时，又从上边刮来股风，让“散社转组”，要把农业社“砍掉”。高长春觉得不对劲，就走家串户，一天一夜访问了十

几户社员，结果都说农业社办得好，要求老高向上边讲个情，让千万不敢散。高长春在群众当中得了底，又顶住没散。一九六二年，正当连着三年遭灾，急需要依靠集体经济，充分发动群众，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时候，上边又吹下一股风，让搞“三自一包”、“四大下放”。高长春领着公社党委一讨论，又顶住没干，并且作出“四不下放”的决定，全面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。

从斗争的历史，又想到了眼前的斗争。上边个别人不让修渠，是他们看不到“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”，不相信自力更生的巨大威力，不理解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，实质上，是代表了一条少慢差费的路线。在这一场斗争中，同样要坚持原则，要站稳立场，这是在捍卫党的路线，不是在搞个人得失。

这样前前后后一想算，高长春的头脑清了，脚步也轻了，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劲。

回到本公社的东社大队，支部书记向高长春反映了个情况，说村上有个管制分子，到处吹冷风，说什么：“一个穷公社，还想修大渠，这是炕脊晃做梦坐飞机——躺的不高，想的倒不低——根本办不到。”

高长春说：“这是阶级斗争，要马上组织群众开个批判会。在阶级斗争面前，绝不能羞羞答答，要理直气壮地告诉阶级敌人：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，我们不仅要想到抓水修渠，还要想到共产主义，要革他们的命！”

支部书记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办去。”

当天晚上，公社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会上，高长春详

细地把贫下中农要求修渠的心情，上边个别人不批准的“理由”，以及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，一锅端到了党委面前。要求大家用毛主席的一贯教导，来分析这一些情况，最后作出回答：在这一场斗争面前，自己要站到哪一边？在上边暂时不批准的情况下，我们的水渠修不修？

会上，同志们讲得很深刻。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：要修，不批准也修，而且马上就修！大伙说：“我们抓的是水利，这是农业的命脉；靠的是群众，这是真正的英雄；学的是大寨，这是毛主席的号召，说到天边咱也干的对。上边有人不批准，是因为他们只相信钱，不相信人，只看到国家的支援，看不到群众的力量，一条腿走路，是错误的，顶住没事！”

但是，也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个老郑同志，年老多病，向来小心小胆，最好见机行事。他说：“大家的劲头，我佩服。但是上边不批准就修，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。过去有句老话，叫‘官不修衙门客不修店’。咱又不在上遥过一辈子，为什么非要和上头拗劲不行？这样闹下去，有危险！”

“有啥危险？”公社主任马沁山说，“一个共产党员，就得坚持原则，坚持斗争。要是都象你，树叶落下来也怕砸破头，我看三座大山就搬不倒，日本鬼子就赶不走，蒋介石也不会被撵到台湾岛，啥事都办不成。”马沁山在党委中是个年轻人，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，喋明亮响，从来不会打弯，也不想打弯。

高长春意识到，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，同样反映到了自己班子的内部来。对老郑这一种思想，应当严肃批判，